



上饶市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上饶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上饶市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上饶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目 录

忆赣东北三年游击战争片断·····	黄 瑛 (1)
方志敏与闽北兵工厂·····	张金锭、方留章 (7)
“锡流”在赣东北琐忆·····	杨兰珍 (12)
我所知道的上饶妇女指导处·····	孙 顾 (17)
江西青年服务团的成立、演变及其在上饶的活动·····	····· 睦新亚、吴达明、戴雄远、林莺 (21)
忆浔饶师管区官兵同乐会·····	柳国权 (29)
日军在上饶的暴行纪实·····	市政协文史办公室 (35)
抗战期间上饶沦陷前夕见闻·····	陈 达 (41)
回忆陈安宝将军·····	周筱莲 (45)
我所知道的《前线日报》·····	叶家怡 (50)
抗日战争时期在江西新闻界战斗二、三事·····	邹今托 (57)
上饶《民锋日报》梗概·····	汪啸琴 (81)
旧中华邮政人事制度一瞥·····	毛祖培 (93)
于右任书 楹联·····	温祖望 (113)
解放前的上饶银行简况·····	陈 达 (116)
信江书院介绍·····	黄上旗 (119)

朱熹与鹅湖书院·····	李德清 (132)
不朽的战士——记王传馥烈士的生活片断·····	
·····	李维贤、睦新亚 (148)
长留浩气满乾坤——许振武烈士小传·····	徐建中整理 (153)
机智勇敢、坚贞不屈——周楚钦烈士革命斗争片断·····	
·····	徐建中整理 (156)
短暂光辉的一生——瞿淑烈士简传·····	管 豹 (160)
资产阶级叛逆、英勇的革命者——王铁夫烈士传略·····	
·····	徐建中整理 (164)
忆郭静唐同志·····	吴大琨 (169)
怀念李胜战友·····	李维贤 (176)
《上饶市文史资料》征稿启事·····	(186)
封二：上饶市新貌一角 (照片)	
封三：信江书院钟灵台 (照片)	

忆赣东北三年游击战争片断

黄 瑛

江西省赣东北地区，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这里是革命老苏区之一。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的红军及游击队地方武装，执行党中央“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转移”方针，转入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抗击了数十倍于我之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清剿”，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长征。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十月，坚持了历时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闽浙赣省委机关驻地横峰县葛源遭到敌人严重破坏，赣东北大块苏区开始失陷。当时，闽浙赣省委为了保持革命有生力量，继续领导红军游击队和人民坚持斗争，将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转入秘密地下活动；省委决定由关英、余金德、滕国荣、邹秀峰等同志以德兴为中心，在婺源、浮梁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由唐在刚、邹琦、徐炎荣等同志率领独立团（九个连），以磨盘山为中心，在葛源、篁村、槎源坞、上饶一带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一月，抗日先遣队失利后，国民党顽固派乘机调集二师、五师、七师、十二师、十六师、七十九师、二十一师、二十二师、四十九师、五十三师、五十五师、五十七师、六十一师、八十师、八十八师的一部和浙江保安团以及江西地

方反动武装共十多万兵力，向赣东北苏区全面进剿。

当时，在敌人猖狂进攻中，苏区大部分被敌人占领，但是赣东北红军游击队，在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继续以武山、磨盘山为中心，在怀玉山、三县岭等地坚持革命游击战争。

坚持在上饶地区斗争的我游击队，与龟步前进的敌十二师进行了十六天激战，先后击溃敌数十次冲锋，歼敌一千余人。

这年四月间，为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省委在德兴大田苏家召开区以上干部会议，出席会议有五十余人，会议由关英同志主持。当时分析了对敌斗争形势，认为根据地日渐缩小，斗争一天比一天艰苦，甚至一天连续战斗几次。提出必须加强游击战争中党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信河与乐河两个特委会。信河特委包括弋阳、横峰、上饶、铅山四县，由余汉朝同志负责领导。特委领导下面有几支游击队，在上饶县有何启泉等同志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在茗洋关一带活动。（后发展成立独立营）在横峰县有由黄立泉、周洪章等同志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在上坑源一带活动。在弋阳县有由曾迟良等同志领导的一支精干游击队，于弋阳、三县岭、磨盘山一带坚持游击斗争。乐河特委包括德兴、乐平、婺源、贵溪四县，特委书记程伯谦同志。在乐河特委领导的地区，还有贵（溪）、余（干）、万（年）中心县委书记赵梓明同志领导的一支游击队，以三县岭为中心，坚持游击战争。在闽浙赣省委领导下的湖口、都昌、彭泽等县，广泛开展革命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清剿”的敌人。

五月，国民党顽固派对苏区人民变本加厉地进行摧残，根据地反“清剿”斗争越来越残酷。敌人对苏区采用反革命的两手：一手强化保甲制度，勒令所有群众都必须“自首”归保，对不肯“自新”者，则施行踩杠子、灌辣椒水、香火烧等酷

刑，甚至随意刀砍枪杀。国民党还实行“移民并村”、“十家联保”，将所有群众严密圈进保里之后，以十户人家为一联保单位，一家“违法”，十家“遭殃”。经济上按最低生活需要，配给粮食、油、盐，发现超出，则以“通匪”、“济匪”论处，就地处死，以断绝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另一手是：“烧、杀、淫、抢”。国民党匪军进入苏区后，遇村便烧，逢人便杀，甚至挖心摘肝。抓到妇女奸淫之后，或割乳杀害，或卖进城市当妓女。兽迹所至，惨遭血洗，使苏区田园荒芜，渺无人烟。弋阳漆工镇一地，就被杀绝五百九十八户。横峰、德兴苏区的人口，均损失一半左右，由原来十万人减到五万人，苏区人民受到极大摧残，真是惨绝人寰。

根据当时敌情变化，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省委领导，分析了当前形势，采取了新的对敌斗争策略：分散、转移、打出去，秘密坚持各地区的游击战争，让群众以“白皮红心”等方式来对敌人进行斗争。当时群众有一首这样的歌谣：“穷人有三宝，火笼当棉袄，棕衣当被盖，苦菜当粮草”。红军和群众，就是这样度过艰难的岁月。这是当时反“清剿”斗争生活的真实写照。

六月间，敌人进一步加紧对红军游击队的封锁和“清剿”。活动在上饶茗洋关、叶家、桐西、中路庙里的红军游击队和德兴、万年、贵溪、波阳等七支游击队，先后在与敌人战斗中失利，上饶的吴善炳和葛贻光、祝孔旺、何启泉、叶际平等同志，不幸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在敌人残酷“清剿”斗争中，我们失去几位英勇善战的好同志好干部，使赣东北游击队暂时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坚持在赣东北广大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战胜一切困难，始终坚持革命斗争。

七月间，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同志率领的一支游击队，在乐平与婺源交界的鄣公山的里广山，与刘毓标同志率领的游击队会师。赣东北特委在余金德、杨文瀚等同志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游击战争，不断地打击国民党顽固派。

一九三五年，是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一年。在国民党军不断地大举进攻中，各地红军游击队遇到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苏区被敌人分割为许多零星的互不联系的小块，各地游击队在互相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到数十倍于我之敌人的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和反复“清剿”。国民党顽固派变本加厉地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并村、经济封锁、“五家联坐”等手段，企图进一步孤立、困死和消灭红军游击队。当时，游击队吃无粮，以苦菜、树叶、红芹等充饥；穿无衣，住无房，过着非常艰苦和十分困难的斗争生活。陈毅同志当时写道：“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啼知了，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蓬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这几首诗词，表明了当时红军游击队的生活是多么极端艰苦。

一九三六年春，坚持在浙江开化一带斗争的杨文瀚同志，调任上（饶）、横（峰）、弋（阳）、德（兴）中心县委书记。他率领九名游击队员，从开化出发，经浮梁、牛角岭，在马安山抓到两个国民党兵，问明了乐平县秧坂炮台的敌情，当晚就袭击秧坂敌炮台，全歼守敌，缴枪十二支。

这年四月间，弋阳县的一支精干游击大队，在黄沙岭伏击国民党军二十一师一个排，歼敌六人，伤敌二人，缴枪六支、子弹四百多发。

七月初，余金德、夏年峰等率领乐西游击队返回三县岭，当晚袭击秧坂敌碉堡，歼敌十五人，缴枪十五支（其中短枪一支），子弹三百多发，炸弹三十多枚。并抓到五个作恶多端的保长。

这年冬，杨文瀚等同志领导一支一百多人的红军游击队，以浙江开化、安徽婺源、江西贵溪、横峰、上饶、怀玉山等地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黄道同志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成立金（谿）、资（溪）、贵（溪）地区中心县委，刘文学同志任书记，并与赣东北党取得联系。

在战斗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红军游击队坚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战略指导思想。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援下，克服了种种困难，采取大游小击、出没无常，到处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粉碎了敌人无数次“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胜利，使各根据地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之患。

“西安事变”不久，蒋介石又调集大批国民党军，对南方各省游击队特别是在江西进行了疯狂进剿，扬言在三个月内“肃清匪患”。“剿共”总司令刘建绪率三师、四十五师、五十二师、六十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等六个正规师和保安团队，向闽浙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攻。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人民抗日力量。

当时，江西各游击地区政治形势出现了既有利又紧张的复杂局面。一方面，随着国共合作新局面的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形成了对游击区斗争有利形势；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疯狂进攻，使各游击区斗争局势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张。因此，各游击根据地党的领导指示：在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的同时，对蒋介石向各游击区发动的军事进攻，进

行坚决地回击。并揭露国民党不抗战，在大敌当前反共反人民的阴谋诡计。

一九三七年间，杨文瀚同志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在战斗中，由原来一百多人逐步发展壮大到五百余人。地方党组织也发展到贵溪、余干、弋阳、上饶、怀玉山等县地区，给国民党打击很大。敌人不得不承认说：“杨匪势力之发展，有重建苏区之势”。这支游击队以磨盘山为中心，在三县岭等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它不仅保持了苏区火种不灭，而且保存了党组织，保存了红军游击队部份力量，它是赣东北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一个有机组成部份。对坚持斗争的南方游击区的党和红军游击队，党中央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区红军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一部分。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内战”，同意我党提出的一致抗日的主张。由此，由关英、李步新、刘毓标等同志领导的赣东北游击队一百九十余，由磨盘山转战到鄣公山，坚持到十月间，奉命下山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三营，开往皖南抗日前线。至此，赣东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地结束了。

（李文棋整理）

方志敏与闽北兵工厂

张金铨 方留章

闽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它以福建崇安为中心，包括福建崇安、浦城、建阳、建瓯、邵武、光泽、松溪、政和等县和江西铅山、广丰、上饶三县以及浙江边缘纵横三百余里的广大地区。早在一九三〇年秋，闽北革命根据地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合并，成为闽浙赣根据地最主要的两大区域之一。一九三三年四月，又与建（宁）黎（川）泰（宁）革命根据地合组为闽赣省，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在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及其斗争中，闽北兵工厂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期间，肩负赣东北省和红十军领导重任的方志敏政委，既要负责统帅千军万马，又要负责苏区的政权建设，工作是那么繁忙紧张，但他却时刻关心着远离千里的闽北兵工厂的成长。在他的大力支持下，这所最初只能日产一支步枪的小厂，逐渐发展到日产几十支步枪，还能生产子弹、炮弹、手榴弹等，成为闽浙赣根据地中规模较大的一所红军兵工厂。方志敏政委关心闽北红军兵工厂成长的动人事迹，当时在闽浙赣根据地的红军队伍中广泛流传。

闽北兵工厂是福建崇安县上梅暴动的产物。一九二八年九月，闻名福建省的五大农民暴动之一的上梅暴动爆发了。在暴动前数月，上梅周围的岩山后等地应急建立了五所土枪土炮制

造所。暴动成功之后，敌人疯狂反扑，土枪土炮已不能适应频繁战斗的需求。崇安县委从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高度出发，决定把原有的五所土枪土炮制造所集中到崇安北部岚谷区的岭阳乡小溪坪村，筹建岭阳兵工厂。也就是闽北兵工厂的前身。

上梅的岩山后等五所土枪土炮制造所，为闽北兵工厂最早的雏型。它在上梅暴动前制造的土枪土炮以及梭标、大刀等武器虽然简陋，但在当时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继上梅暴动之后，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福建的松溪县爆发了路下桥农民武装暴动。暴动成功后，松溪民众会的武装同志押解恶霸到崇安。随后，在崇安民众会同志的带领下，到上梅参观，并分配到岩后土枪土炮制造厂劳动，学习制造土枪土炮技术。据松溪县《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建松政农民暴动》专文叙述：“这个造枪厂设在一条深山沟里，有打铁的铁匠、铸工，做马蹄枪、手雷等武器，真是热闹非凡。在那里，松溪民众会的同志还趁便将带去的土铳改装成土枪。”追本溯源，当时颇具规模的岩山后等五所土枪土炮制造所，实质上就是闽北兵工厂的摇篮，因为它成立时间早（一九二八年八月），所以被称为闽浙赣根据地的第一家兵工厂。

岩山后等五家兵工厂于一九二九年八月间迁到崇安北乡的岚谷岭阳后，继续生产土枪土炮。这年九月，崇安红军五十五团正式在岚谷的黄龙岩成立。为了进一步发展武器生产，壮大红军力量，崇安县委派红军五十五团参谋长肖华业往外地聘请造枪师傅。十一月，两名福建古田籍的造枪师傅应聘化装铸犁的肩挑铁匠来到崇安岚谷。不久，就选址在岭阳乡小溪坪村附近的薄刀岗山坳里垒石建厂。厂址非常隐蔽，初建时只有十余人，另派民工烧炭，有一个班红军负责警卫。不久，原先迁到岚谷岭阳的上梅岩山后五家土枪土炮制造厂也搬到小溪坪村

的薄刀岗山坳处，统称为岭阳兵工厂，规模渐渐大了，有八十多人，开始每天只生产一支步枪，还有锡子弹、手榴弹等。后来造枪技术人员逐渐由两名扩大至五、六名，每天可生产三支步枪，质量比起土枪来进了一大步，大大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红军战士自豪称之为“岭阳造”，以示能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汉阳造”相较量。到了一九三〇年七月，由于闽北革命根据地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合并。岭阳兵工厂造枪的消息很快就在闽浙赣根据地传开，方志敏对此十分重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他派遣红十军教导团团长黄立贵率领三营自赣东北到闽北崇安，将这家兵工厂的军工师傅请到赣东北，招兵收徒，建立赣东北兵工厂。原岭阳兵工厂的军工师傅就成为赣东北兵工厂的最早骨干。同时，坚持在崇安继续生产枪支的岭阳兵工厂也日益扩大，升格为闽北红军兵工厂，不久搬到闽北苏维埃政府的首府崇安大安乡的范畚村。

一九三一年四月，方志敏率领红十军第一次出征福建闽北崇安时，急闽北兵工厂之所急，随军带来一批技术熟练的造枪师傅和较好的手工造枪机器，从人力和技术设备上无私地支援闽北红军兵工厂的建设，使一个小厂迅速发展为设备较完整的大型兵工厂。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上半年，闽北兵工厂进入了鼎盛时期，全厂有工人三百余人，分为造枪、修械、子弹、炸弹、翻砂五个科，还设有一个锻工组和一个木工组，生产规模日渐扩大，能制造手提机枪、步枪、长短枪子弹、炸弹、地雷等，还能生产马刀和刺刀，检修迫击炮弹，制造各种零配件和修械工具等。当时，每日能制造几十支步枪，生产上百枚手榴弹和大量的子弹、炸药。兵工厂有坚强的工会组织。在闽北红军不断打胜仗的鼓舞下，工会以崭新的口号引导全厂工人带头掀起劳动竞赛的热潮。如纪念“五一”节，十月革命节和

为了打通赣东北与中央苏区联系的目标，闽北兵工厂工会都组织了劳动竞赛，竞赛成绩一直在其他苏维埃工厂的前头，竞赛月要造子弹十五、六万发，炸弹和地雷一万余个，造枪一千余支左右，为闽北红军提供充足的武器，保证了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不断发展。回顾闽北兵工厂茁壮成长的历程，它与方志敏的热情支持是分不开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闽北兵工厂的鼎盛时期，也正是闽北苏区的全盛时期。一九三二年九月，方志敏再次率领红十军出征崇安、浦城，巩固、扩大了闽北根据地。同年十月，罗炳辉率领红二十二军攻下邵武，闽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在邵武会师，闽北苏区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同年十一月，闽北红军独立团扩编为师，辖三个团，约三千余人。闽北兵工厂生产的枪支弹药源源不绝地输送到日益扩大的闽北红军队伍中来，闽北苏区扩展到崇安、建阳、浦城、邵武，光泽和江西铅山、上饶、广丰、贵溪的纵横三百余里，人口五六十万的广阔区域，在苏区内开展了相当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在一九三四年召开的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会上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

一九三五年一月，闽北红军撤离闽北分区苏维埃的首府大安，上山进行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闽北红军兵工厂也编入闽北红军游击队，转战闽浙赣边界，坚持修械造枪，成了闽北红军游击队的中坚骨干，为革命屡建战功，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许。在纪念闽北苏区创建五十五周年（一九三〇年五月至一九八五年五月）的前夕，我们参观了岭阳兵工厂的旧址，石垒的厂基和木炭屑粒还残留着。大安范畲村的闽北兵工厂厂址还保存得较完整。闽北兵工厂转移上山前埋藏的机器设备如铁砧、碎硝用的石臼、小铣床等经重新挖掘整理后陈列于大安革命陈列室内，使后人得以重温这段艰苦而光荣的闽北军工发

展史。

今年系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红军创始人方志敏烈士英勇就义五十周年，特选刊上述两文，以飨读者、籍表深切纪念。

——编者——

“锡流”在赣东北琐忆

杨 兰 珍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妄图侵占上海、无锡等城市。常有日本飞机飞临无锡市区轰炸，许多热心抗日的青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热潮，成立了无锡抗日青年服务团，全团共有二十多人，多数是知识分子。我当时在无锡协新毛织厂做工，在地下党员崔予庭同志的培养教育下，参加了抗日青年服务团，做些抗日宣传工作。

“八一三”事变后，以无锡学社名义将无锡几个抗日救亡团体整编合并为精干的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简称“锡流”)，共有男女团员一百多人，对外名义是属抗敌后援会领导。团长孙克定、付团长钱秋苇，党的负责人胡志明。“锡流”内，有少数共产党员。“锡流”从无锡出发，经过我家乡陆区桥又吸收了七、八位知识青年。到溧阳县停留了几天。本来党组织决定留在溧阳开展敌后游击活动。后经上级党组织决定继续南下。此时溧阳县抗日青年团体二十多人也参加了“锡流”，我们的队伍也就越来越扩大。为了尽快到达目的地，我们一天要跑七、八十里路，每到一地顾不上休息，继续进行抗敌宣传工作。那时候，日本飞机整天狂轰滥炸，当我们到达安徽芜湖后，改变乘船计划，经安庆、九江步行到南昌。

这时已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份，南昌已成立了新四军办事处，主任是黄道同志，各地许多抗日青年团体汇合在南昌，

在一次有几百人参加的报告会上，薛暮桥同志作了形势报告，他号召我们到铅山石塘新四军三支队留守处去训练。最后由黄道同志、曾山同志代表东南分局将“锡流”的同志分配到几个方面去工作，一部份分配到江西青年服务团，一部份分配到浙江，少数同志分配到桂林，另一百多人仍以“锡流”名义分配到江西铅山石塘新四军三支队留守处。由于我们人数多，又是江苏、浙江人，人地生疏，怕容易失散，于是经组织决定去石塘的同志，每人发一张条子，上写“找黄道同志”。

我们从南昌乘火车到达上饶，当晚在上饶住宿。“锡流”同志不怕疲劳，在上饶城许多墙壁上写上抗日标语和画上抗日宣传画等。虽然我们在上饶逗留时间很短，但“锡流”在上饶人们心目中有了很好的影响。

第二天，我们又从上饶步行去铅山县，到了铅山县城，住了几天，国民党铅山县县长多方阻拦，不让我们去石塘，实际上是怕我们去石塘参加革命。经再三交涉商定，并经上级组织决定，留下二十多位精干的“锡流”同志（内有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成立了铅山县抗日青年服务团。其余八十多位同志则就地等待。一天，正好黄道同志到铅山县与国民党县长谈判结束，乘铅山县政府欢送黄道同志去石塘的时机，我们一行八十多人就跟着黄道同志一起步行六十多里到达石塘。

一到石塘镇，正好是闽北红军游击队在石塘集结整编，部队非常热情接待我们，并开了欢迎会。我们心情十分激动，总算找到了自己的娘家。从此，我们就参加军训，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生活。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曾镜冰同志、方志敏烈士的夫人缪敏同志和陈少敏大姐，同志们亲密无间，官兵一致。一九三八年二月底，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共一千多人，从石塘开到皖南新四军军部。